

乐音流动的青春

东倬 著



作家出版社

乐音流动的青春

——东倬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乐音流动的青春 / 东倬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063-8457-5

I. ①乐… II. ①东…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3488 号

乐音流动的青春

作 者: 东 倬

责任编辑: 李亚梓

封面设计: 陈雯佳 北京维度设计

插图绘画: 陈雯佳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51 千

印 张: 19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457-5

定 价: 3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卷

学唱歌的足球之神

- 第一章 友谊万万岁 ... 3
- 第二章 少年初识愁滋味 ... 12
- 第三章 释放吧，小宇宙 ... 20
- 第四章 滚蛋吧！臭硬币！ ... 29
- 第五章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 38
- 第六章 不能说的秘密 ... 45
- 第七章 心有千千结 ... 53
- 第八章 爱之初体验 ... 62
- 第九章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 68
- 第十章 被雨淋湿的初夏 ... 77
- 第十一章 第一次参加排练的人 ... 87
- 第十二章 秘密的开始就不再是秘密 ... 98
- 第十三章 骚动的青春期 ... 106
- 第十四章 洋娃娃和小熊跳舞 ... 117
- 第十五章 失联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 ... 122

第十六章 最后一次疯狂 ...	130
第十七章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	139
第十八章 冉冉升起的学习之神 ...	144
第十九章 白色谎言 ...	155
第二十章 是时候说再见 ...	165

第二卷

那些无法穿越的城池

第二十一章 神秘客户 ...	173
第二十二章 这绝对是个阴谋 ...	182
第二十三章 好久不见 ...	189
第二十四章 记忆的贝壳 ...	195
第二十五章 学会欣赏风景 ...	207
第二十六章 熟悉的感觉 ...	218
第二十七章 最初的梦想 ...	230
第二十八章 摧不垮的少女小林 ...	237
第二十九章 人心都是肉长的 ...	247
第三十章 不堪回首的往事 ...	256
第三十一章 遗失的美好 ...	265
第三十二章 永远的缺憾 ...	276
第三十三章 对不起，不是不爱你 ...	284
第三十四章 尾声 ...	293

壹

学唱歌的足球之神

第一章

友谊万万岁

林若阳烦死楚天阔了！

不就是卫生委员？何必拿手上丁点儿大的权力处处跟自己作对？自己不就是想跟何小西分到一组做值日，为什么非要像个“铁面包公”，一定要按学号打扫公共卫生区，把自己和“小公主”葛菲分到一组？

这分明就是公报私仇！

上午数学课的时候，楚天阔像一头棕熊趴在座位上酣睡，班主任兼数学老师“女魔王”“勒令”坐在他后座的林若阳把他叫起来。奈何楚天阔睡得像头死猪，林若阳怎么叫都叫不醒他，只能用脚把他踹醒。

明明就不是人家的本意。账怎么能算在她头上？

林若阳还觉得委屈呢。就是因为楚天阔趴在桌子上睡觉，都不能挡住身后发呆的林若阳，害她一次次被“女魔王”叫起来回答问题。

唉！

林若阳气恼地在器材室里胡乱摆放的跳马、单杠间乱窜，终于爬上西面墙角擦得一人多高的体操垫。庞大的“青山”不满地喘着粗气，一上一下，终于将“山脊”另一侧搭着的一件白色校服短袖抖搂到看不出颜色的水泥地面，就像捅了马蜂窝，灰尘们张牙舞爪地冲了

出来。

“咳咳……”

林若阳被浮尘呛得嗓子咳嗽、眼睛辣辣的，“青山”下的白衣服如同白墙上的一抹蚊子血。她费劲地爬下去，用两只手嫌弃地捏起衣服一角，酸酸的汗臭扑面而来，让她一阵干呕。

这衣服还有没有人要？

林若阳一边掩鼻干呕，一边翻找上面的名字，还没找到就坚持不住了。

“噉——”林若阳用力一甩，衣服正好落在身后的单杠上。

难怪……

林若阳还以为是地下室特有的潮气。

器材室坐落于操场的地下，是个被“强行”密闭的空间。明明操场的东西入口处都有通往地下的通道，按理说操场底下应该是打通的才对。可偏偏西面通向狭小逼仄的器材室，而东面通向人迹罕至的“鬼屋”——传说里面死过人。操场底下留给器材室的空间不足十平方米，灯光昏暗，四面水泥墙如同一扇首尾相接的屏风，裸露而粗壮的地下水管便是刺绣的花纹，将学校乱七八糟的体育器械圈在里面。

说好同组的“小公主”呢？

肯定又躲在哪里，照镜子化妆！

五月的天气虽不炎热，但正午的阳光已经猛烈地灼烧起来。器材室虽然脏乱，但幸而有水管的庇佑，难得的凉爽。

林若阳看看自己的杰作，再度钩起单杠，踩住跳马，爬到高高的体操垫顶上。她喜欢这种无意义的冒险行为，好像真能体会到“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的感觉。

“死了都要爱，不淋漓尽致不痛快……”圆润稚嫩的声音演绎着饱含沧桑的情歌，林若阳合唱团领唱的水平不是吹的，高音轻松跨过，但听起来恍若一个偷穿妈妈高跟鞋的小女孩。

“给。”一个软软的声音在林若阳唱完最后一句的时候插进来，林



若阳向下探身，只见何小西站在垫子前面，递过来一个水杯，“这么开心，都唱起歌了？”

何小西深知林若阳不喜欢在唱歌的时候被人打断，便一直站在下面等她唱完。

“小西，你可算来了。”林若阳欢欣鼓舞地从体操垫一侧跳下来，“青山”被狠狠地咬了一口，一个个码放整齐的体操垫歪斜地滑下来。

何小西眼看一座“高塔”七零八落，伸手便要把垫子码回去。

“别动——今天是我 and ‘小公主’做值日，这得让我和她来干。”

何小西讪讪地缩回手，任由林若阳把散落的垫子吃力地码成一个个“矮山包”。

“若阳，合唱节的曲目你想好了吗？”

“没呢，我们合唱团的那些曲目咱们班肯定唱不了，不过太简单了也没劲……”林若阳一屁股坐在一个“矮山包”上，拍拍对面的一个，“坐！剩下的就让‘小公主’放好。谁叫她不来！”

明明是你自己弄乱的。

“若阳，合唱节你是指挥，咱们班只有葛菲会弹钢琴，伴奏肯定让她上。你们俩今后还要合作，别把关系搞这么僵。”

“是她自己太过分！”林若阳叉着腰，一副母夜叉的样子，“何小西，你要是喜欢她就找她，不用管我。”

林若阳最看不惯何小西这副息事宁人的样子。还有没有一点正义感？

“你又这样，什么时候才能变得成熟一点？我是为你好，我知道你觉得她贱，我也这么觉得，但人家比你多的是手腕，犯不上明着跟她作对。”

林若阳一下来了兴趣：“你打算怎么整她？”

何小西轻笑一声：“指挥同学，你还是赶紧打扫卫生吧。”

又是这样！

林若阳愤愤地看着只把话说到一半的何小西。在这个叛逆的青春

年华，那些自以为成熟的人卖弄新学的成人处世技巧，却不知即将逝去的童真才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何小西抱起一堆垫子，放到另一堆上面。林若阳纵是对“小公主”葛菲有一万个不满，也跟在何小西屁股后面干起来。二人齐心，器材室西南角的“青山”总算是立起来了。

“我先走了。”

林若阳毛手毛脚地在乱七八糟的体育器材中间搜寻自己的透明水杯：“等我跟你一起。”

“你别忘了，老师说过公共卫生区的值日得要卫生委员检查。”何小西一板一眼地说道，“等他检查完了，你再走。”

又是楚天阔！

这小子一到中午就没影，谁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过来？

“小西……”林若阳撒娇地摇着何小西的胳膊，“别把人家一个人丢在这里嘛……”

何小西无奈地看向林若阳，但见她满脸水盈盈的，脸颊绯红，鬓角的几缕碎发黏在嘴角，看上去狼狈极了。

“小花猫，擦擦脸。”何小西抽出一张手帕纸递给林若阳，叮嘱道，“你不用担心，今天中午有足球赛，班长会替卫生委员来检查，马上就到。我可跟你讲，千万别跟班长吵起来。就算你是指挥，音乐上的事你负责，其他的事都还得听他的。”

“知道了‘老婆婆’，你跟郭宇非还真像，都那么爱教育人。”林若阳接过纸巾擦汗，不一会儿就弄得满脸纸屑，何小西有条不紊地帮她一一拿掉，“快走吧，他要是学唐僧碎碎念，我就把你召唤出来对付他。”

何小西刚要往外走，突然一个急刹车，回头看向林若阳。

“怎么了？‘老婆婆’还要叮嘱什么？”

“一会儿音乐课是合唱排练吧？”何小西鼓足勇气，脱口而出。

“是啊。”

“我想问——”何小西话说一半，突然没了底气，搪塞道，“用带书吗？”

“就算音乐是副科，上课也得带书啊。”林若阳不知道何小西怎么突然会问这么低级的问题，“算了，你回去帮我通知一下。”

“好好。”何小西连声答应，飞快地跑出器材室。她终究还是没有勇气把自己的心思说出口。她太害怕被嘲笑，太害怕失去作为“学霸”的威严，太害怕像个愚蠢的孩子，将自己内心长久以来被压抑的愿望公之于众。

送走何小西，林若阳的世界瞬间安静下来。

真爽！

林若阳如释重负地靠在体操垫上。像这样安安静静地聆听水管里液体的流动也是一件蛮凉爽惬意的事。

不过，事实上，何小西是林若阳最要好的朋友。从她穿开裆裤时起，两个人的生命就沿着同一条轨迹发展。

当林若阳和何小西还只会用哭闹来表达自己情绪的时候，她们的妈妈就各自推着宝宝的宝宝在共同居住的小区里织毛衣、遛弯儿，评价两个孩子谁比谁强一点、谁比谁弱一些。在那段林若阳没有记忆的时期里，她是永远的胜者。因为在那段注重外在成长的阶段，何小西脸上的胎记注定了她的败局。那是一块不大不小的紫色胎记，长在她的左额，椭圆状，边界曲里拐弯，就像恶魔的牙印儿。而林若阳从小就是美人坯子，大眼睛，樱桃小口，鼻梁坚挺，皮肤光洁如雪，阳光一照，里面青紫的血管清晰可见。灵秀的模样人见人爱。

没有学业压力的日子，林若阳是妈妈们暗中较量的胜者。何小西腼腆成熟的性格就在那时形成。直到残酷的学习生涯开始，林若阳和何小西进入同一所小学。林妈妈总在与何妈妈的较量中落败，但这似乎影响不到林若阳乐观积极的性格，因为这场“旷日持久”的战斗还没走到第七个年头，就被命运的大手生生掐断。

林若阳不太灵光的大脑，唯独对那天格外印象深刻。

那天是林若阳的七岁生日。

不过原因并不仅限于此。

一直被老师呵斥纪律差、拉低全班平均分、被全班同学欺负耻笑的“拖油瓶”，终于在音乐课上被全校最年轻最漂亮的女老师请到讲台上表扬。

“林若阳同学唱得很好，音准不错。脸上的笑容很美，音色也很有春天的感觉。希望大家向她学习。大家为她鼓鼓掌。”

林若阳站在讲台上，冬日透明的阳光洒进音乐教室的大玻璃，给她身上的白毛衣打上一束温暖的阳光。她的眼睛眯成一条缝，随着阳光闯入视野的黑色斑点在她的眼前活蹦乱跳，她看到了同学们原先鄙夷的脸上露出来了难得的敬意。她被胜利的喜悦冲得有些不知所措，她开始寻找依靠的彼岸，寻找何妈妈给小西亲手织的红色毛衣。

“真棒！”何小西做着夸张的口型，鼓掌的双手悄悄停在胸前，露出两个尖尖的大拇哥。

“林若阳，再带大家唱一遍。”老师的眼中满是慈爱，那是林若阳梦寐以求、唯有对好学生才流露出的神采。

女老师修长的手指在黑白键上行走起来，乐音在纯白的音乐教室里飞舞，林若阳只觉体内一股热流涌动，身体不自觉地晃动，双手情不自禁打起拍子，眼睛里淘气的黑色斑点落到认真歌唱的何小西脸上，她左额上的胎记慢慢变大，变成一只魅惑的燕尾蝶，拖着长长的尾巴飞啊飞啊……

“……小朋友的眼睛——”

音乐骤停，班主任的“狮子头”插入被音乐浸染的教室：“何小西，你们家出事了！”

所有人的目光如万箭穿透何小西娇小的身体，随着她急促的步伐，投向幽暗的走廊。

林若阳在讲台上呆立，刚刚那只漂亮的大蝴蝶瞬间被黑暗吞没。

“我们继续。”

音乐声起，林若阳看向坐在窗前的音乐老师，刺眼的冬阳将天地涂成没有颜色的煞白，老师漂亮的五官也随之一起消失。突然，刚刚消失的燕尾蝶从天而降，变成无数冲刺的吸血蝙蝠，铺天盖地扑向林若阳……

“啊——”

林若阳的七岁生日是在医院的眼科八层度过的，而何小西一家，就在她楼上的楼上。

在家调养了三天，林若阳戴着奇丑无比的眼镜回到学校，音乐课的记忆早在少年不识愁滋味的“二年级小豆包”们的脑海里格式化得一干二净。

“四眼儿怪！”一个淘气的男生抽走了林若阳鼻梁上的眼镜。

“把眼镜还我！”林若阳无力地干吼，可男孩就在前面没心没肺地坏笑，一点也不同情视野模糊的林若阳。

林若阳猛地从座位上弹起来，刚走一步，就被另一个“淘气包”伸出的左脚绊了一跤。

疼！

“呜……”林若阳趴在地上大哭起来。

“爱哭鬼！羞！”

林若阳才不理睬别人怎么说，哭了好一会儿，她只感到一双慈母般的大手把她扶起来，接着将沉重的眼镜温柔地放在她娇嫩的鼻梁上。

“小西，他们欺负我……”林若阳扑入何小西温暖的怀抱，却突然发现她胳膊上多了一个黑色袖箍，“这是什么？”

何小西的喉咙打了个结，紧接着哽咽道：“我没有妈妈了……”

三日不见，何小西换了新发型，樱桃小丸子似的齐刘海死死地遮住左额上“恶魔的牙印儿”。

“人呢？”班长郭宇非一踏进器材室，就被眼前和之前并无半点差异的景象惊呆，“还以为林若阳会来干呢。”

林若阳盘腿坐在高高的体操垫顶上，突然发声：“好啊，你是不是和楚天阔串通好了，难怪不让我跟小西一组？以后少拿你的破硬币骗人，每次拿它做决定都是我吃亏。”

当初分组的时候，林若阳见楚天阔死活不同意，就想让班长帮自己解决。班长既不想伤了自己的好哥们儿，又拗不过胡搅蛮缠的林若阳，就用了一个很公平的投硬币的方式来解决。那天，他的零钱包里有19枚硬币，他一股脑儿倒出来，如果正面多就按楚天阔的办法，如果反面多就给林若阳换搭档。

谁能想到，林若阳那天的运气特别不好。19枚硬币只有两个反面，林若阳愿赌服输，只能依了楚天阔。

“我走了，”林若阳说着，从上面爬下来，“你要是觉得哪里不好，就自己干吧。”

“别走，你打扫了吗？怎么跟之前一模一样？”

“你没发现这件衣服换地儿了？”林若阳指指单杠上挂的白T恤，班长顿时语塞，“还有，我一直在等葛菲，这午休都快结束了，她还没露面，班长，这就是你给我分配的好搭档？”

“林若阳，你不要这么思考问题，这个打扫器材室，是咱们班响应学校的号召，搞的志愿服务活动，就只有每周五一次，再说也持续不了多长时间。你想想，第一次打扫器材室的重任就落在你身上，这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

“班长拜拜，一会儿直接去音乐教室，别忘带书。”林若阳哼着小曲，直接屏蔽掉班长的唠叨。

“喂！我还没说完呢……”

第二章

少年初识愁滋味

“报告！”

上课铃响后，楚天阔才急急忙忙跑进音乐教室。

“哈——”教室里爆发出一阵剧烈的笑声，坐在林若阳旁边的美国外籍生William干脆四仰八叉地躺到地上。

楚天阔被大家的笑声弄得不知所措，探头打量这间音乐教室。这是一间颇有年代色彩的老教室。白墙，暗红色瓷砖地面，铅灰色立柜。依旧是坐北朝南的格局，黑板和大屏幕在西，温煦的阳光透过北窗铺满屏幕下方的黑色立式钢琴。50把黄色学生用椅被一条“楚河汉界”分成两个5×5的正方形，没有老师的注视，45个少年正毫无顾忌地嬉笑打闹，有的甚至爬上了南面空荡荡的合唱台。合唱是学校传统项目，早在100多年前美国教会成立这所学校时就有。合唱台像个高耸的巨人，深绿色的铁质支架撑起三层镂空而狭窄的台阶，形成等腰梯形的三边。台阶陡峭，幸而最高层有一排高高的铁艺围栏，却还是让人不寒而栗。愁苦的贝多芬、病恹恹的莫扎特、疯癫的穆索尔斯基……五个诡异的音乐家头像贴在南墙上部，表情狰狞地看着这群不懂得尊师重道的小屁孩儿。

原来里面没有老师。

楚天阔懊恼地叹口气，左颊上的泪痣被涨得通红的面颊吞噬。他